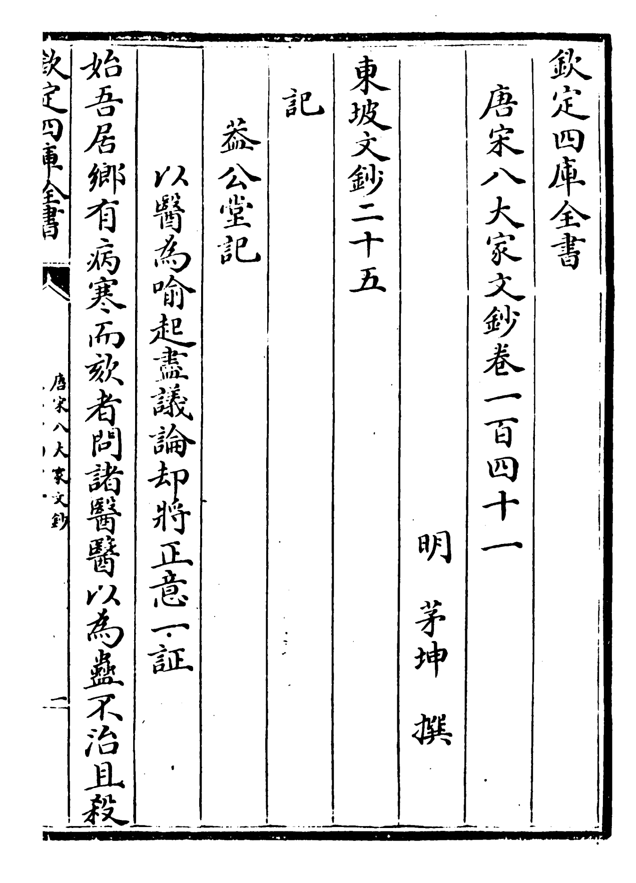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一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二十五

記

蓋公堂記

以醫為喻起盡議論却將正意一證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

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投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

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

使人請之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於是避正堂以舍益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懐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益公堂時從賔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叅為漢宗臣而益公為之

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莊子祠堂記

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為奇瑰之論如此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

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
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
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
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
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
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

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葢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李太白碑陰記

古來豪雋所被橫口之汚衊者多長公此一番

洗刷絶是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

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眉州遠景樓記

遷客思故鄉風致婉然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

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獘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

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

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

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

錄予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唐荆川曰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樓與遠景上說

喜雨亭記

公之文好為滑稽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盗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

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蘇公往往有此一段曠達處却於陳太守少回護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虚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

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甞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

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葢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子瞻本色與淩虛臺記並本之莊生

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唐荆川曰前發超然之意後段敘事解意兼敘

事格

遊桓山記

蘇轍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毀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

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猼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雕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雕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濉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石鐘山記

風旨亦自水經來然多奇峭之興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

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

至兩山間將入湍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

余是以記之益歎鄺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大悲閣記

禪㝠彼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

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

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唐荆川曰此翁素精於佛家之言

蘇長公於禪宗本屬妙悟而其為記銘頌偈種種出世人予故錄而存之

安國寺大悲閣記

烏論學禪學聖賢均從篤行上立脚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溼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

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宫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

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甞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

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髙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四菩薩閣記

長公愛道子畫為障而對惟簡語甚達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

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畜此

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

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間是而不恔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廢明之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熈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衆妙堂記

公非由南海後亦不能為此文

眉山道士張易簡敎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子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斵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

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清風閣記

奇𤢽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

所寄也身與閤汝不得有而名焉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强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虚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

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牕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乾隆御覽之寶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二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二十六

碑

宸奎閣碑

看議論持大體處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説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潄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

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𨔵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𨔵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葢嘗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

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甞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鑕未甞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甞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其文惟佛

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

藏

上清儲祥宮碑

應制之文非公之至者而其所見與議亦自有

典刑

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

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

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

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歴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

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
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
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
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
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
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
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
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

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虚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

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

盡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撿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

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宫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宫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諫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癠其子允哲文母
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
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通篇以私錢為案以為民祈福為懺此等應制

文不得不如此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長公作禪林悟景千年以來絶調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刼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

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慳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

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由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

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颶無聲

大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前後議論多漫然然

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

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歴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盖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葢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葢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

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

草木依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歴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㸆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髪下大荒
通篇以疏為序事之文絶足史遷風旨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

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

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

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

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瞪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司馬溫公神道碑

閭按蘇氏兄弟議論文章自西漢以來當為天

仙獨於叙事處不得太史公法門余故於兩公所為諸神道碑行狀等文不多錄

此碑記乃公應制者較公所為司馬公狀似不能盡所欲言然行文特畧矣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

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冦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几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後決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

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間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

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逵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外域者皆必問公起居而逵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盖以千萬數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盖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

者其詞尤哀炷𦕅於手頂以送公塟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

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葢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

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寇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宫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

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凛凛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

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令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
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塟于陜之夏縣
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
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
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
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
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

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間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盖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

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

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忌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神宗之知長公亦深而不及用觀長公於二聖之撤金蓮燭送歸翰院時所云則得之矣此長公所以於此獨感慨嗚咽而盡所云也唐荊川曰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真文人之豪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三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二十七

銘贊頌

三槐堂銘 并序

中多名言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

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戹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其始也困於蓬蒿戹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

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
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
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
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
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
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

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録之

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

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 并序

前引皆博大所謂為潞公而作者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入朝期

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惶然不敢言去葢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

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溪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

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嵩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四方其訓之

九成臺銘

銘之變體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盖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盖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

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即古之慢亭而文多曠達矣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

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莚楹欒梁鍪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咏月而狂既薺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敞以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

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漢鼎銘并序

其憂深其思遠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

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

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没於泗水此周人毁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徐州蓮華漏銘并序

借漏以發明道術吾所以謂蘇長公仙於文者也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

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

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按婁迂齋曰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到義理精

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夢齋銘 并序

妙詮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

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則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

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文與可飛白贊

文有神解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

霏霏乎其若輕雲之散月𩙪𩙪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延州來季子贊 并序

子瞻據季子救陳在哀公十年故以爲其救陳也去吴之亡僅十三年爾季子知吴之亡何以

不諫予獨謂闔廬既已殺王僚而自立逃而去終身焉不入吳之市蓋季子已絕人世也久矣左傳所稱季子云云妄也大較左傳多浮誇焉知其非以訛傳訛也子瞻求其說而不得謂季子且不死則又過矣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

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盖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吴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吴吴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吴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吴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吴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

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吴蓋亦少專矣叔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

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王元之畫像贊 并序

感慨激烈過多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曽孫汾為兖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忠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賛并序

先於小序中點次故賛文特與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盖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凉方是時寇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

邊人大恐聲援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冠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羣詞曰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惟周之虎魏公在朝百

度維貞懿敏在外有閒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宫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寠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韓幹畫馬贊

游神言外點綴淋漓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

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廄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三馬圖贊

贊名馬而其意全在本朝廷却名馬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

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著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戸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鬛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上方恭黙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

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挍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恵州謫居無事閲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賛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令在廷服虎貔效天驥立内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昆瑶帝念民乃下招蘭歸雲逝房妖

磨衲賛并序

箇中人語往往令人解頥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袵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

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

流浪此衲不垢刼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賛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十八大阿羅漢頌

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為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公公少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刼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於此可謂絶世之文矣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

歳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櫝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

璃缾貯舍利十數頌曰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邪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為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符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擁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稺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

力為護法龍道咸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
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
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火
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飯食已畢撲鉢而
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流水
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飛仙
玉潔侍女雲眇稽手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
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莫觀寂如諸
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
出其下頌曰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

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㲉鬉導師悲愍為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捧短錫跪坐于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

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聞法最先事佛亦久髦然衆中是亦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横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于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

聖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峩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

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三